

# 圣人与酒

□八月天

大巴车在古宋河(大沙河)之滨的宋河镇停下的时候,车门一开,一股浓郁的酒香就扑面而来。这酒香,沁人心脾,在寒气逼人的冬季,让人感到了些许的温暖。

以前知道,鹿邑县是道家鼻祖老子的故里,却不知道在枣集镇,也就是现在的宋河镇。路上,我与同行的著名作家、也是大师级的饮酒者陈铁军老师攀谈,知道了影响中原数十年的鹿邑大曲就是宋河酒业所产。铁军老师说,在上世纪,鹿邑大曲陪伴过他好多年。记得很小的时候,大人们一说到喝好酒,就是鹿邑大曲。我当然也喝过鹿邑大曲,记忆中,那酒的瓶子很普通,白底、绿色的商标看上去很朴实,喝起来平和甘醇,绵柔亲切。

在街上,我问一个过路的老者,枣集造酒有多少年了,他对我的问题好像有些不满,反问我:“当年孔子来枣集找老子,喝的就是枣集酒,你说有多少年了?”

在我的意识里,一代圣人孔子,被尊为学祖儒师,与酒关系不大。却不知他曾被人誉为“酒圣”、“觴祖”、“饮宗”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《觴政·八之祭》中如是说:“凡饮必祭所始,礼也。今祀先父曰酒圣。夫无量不及乱”,觴之祖也,是为饮宗”。《论语》中也有多处记载与酒有关的言辞语录,“玄酒在室,醴在户,粢醑在望,澄酒在下”、“有酒食,先生巽,曾是以孝乎?”等。记录孔子后代子孙言行的《孔丛子》中,有“尧舜千钟,孔子百觚”的说法;孔融的《难曹操禁酒书》中,也有“尧不千钟,无以建太平;孔不百觚,无以堪上圣”的名句。

可见,孔子与酒,有着特殊的情感与关系。我的思绪不觉穿越到2600年前的公元前518年。

老子因受到陷害,被免去国家图书馆馆长(周王朝的守藏史)的职务,回到老家居住。一个秋天,孔子带着子路等学生来找老子,让老子推荐把他的书册收藏到国家图书馆,老子虽然拒绝了孔子的请求,却以酒相待,拿出枣集酒款待孔子等人。孔子与老子也算故交,曾数次回礼于老子,两个人就周礼进行过深入的讨论。这天傍晚,在老子院子里的一棵大榕树下,秋风习习,月明星疏,老子、孔子等人围着一个石桌子,一边讨论周礼,一边推杯换盏,不知不觉已至深夜。一轮明月朗照院落,各种昆虫合奏夜的交响曲。而老子与孔子还谈锋正健,了无睡意。

老子对孔子说:“小老弟,喝,这枣集酒如何?”孔子微有醉意,说:“实乃好酒,未尝饮过。”老子哈哈大笑:“算你识货,好酒就多喝点。”

孔子也哈哈大笑:“好酒当然要多喝。”两人相视哈哈大笑,碰杯后一饮而尽。

不觉,孔子不胜酒力,多了些醉意,放下了谦

谦君子的架子,不禁口出狂言:“你老兄真不够意思,叫你帮忙都不肯,我这书册收藏到国家图书馆,那是国家图书馆的幸事。”

老子轻蔑地看了孔子一眼,说道:“周王室的图书馆已经名存实亡且不说,就你搜集整理的那些书,在我看来,也跟草芥无异。”

孔子很不服气,接下来满怀激情地讲了一通六经理论。老子针对孔子的理论一一反驳(在此不做详述),最后弄得孔子哑口无言,不得不鸣金收兵。

次日一大早,孔子醒来,想起昨夜酒后失态,后悔不迭,对子路感叹道:“唯酒无量,不及乱。”

后来,孔子的这句话,被子路收入《论语》,成为名言。

当然,这情景是我的想象,但孔子喝过枣集酒是确定的,而且还喝多了。在老子故里枣集,在那个时代,待客之酒别无选择,只能是当地酿的。

而枣集的酿酒业,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春秋,于隋末唐初进入繁盛时期,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。枣集酒之所以一直被人们喜欢,就是因为它用的是清澈甘甜的古宋河地下矿泉水,加之中原大地生产的优质高粱、小麦为原料,口感极佳,窖香浓郁,绵甜爽口,回味无穷。

到了唐朝,公元743年,唐玄宗躬亲鹿邑,拜谒先祠,即用宋河酒祭祀老子,枣集酒因此而名扬天下。这时候,枣集已成为名扬海外的名酒生产基地,几乎家家酿酒、卖酒,为当地的商贸繁盛带来了生机。

至宋代,由京都开封通向淮河的运河,被称为“送河”,历经数次人工开挖,成为历代重要的黄金水道,一年四季商船络绎不绝,枣集酒由此河装船入京,再由汴京发往全国各地,供不应求。宋代画家张择端著名的画作《清明上河图》,就有局部呈现了当时的运酒情形:细观此图,那一船船、一担担的“枣集酒”还没进入汴京,便被人抢购一空,成为人们酒桌上的上好饮品。

由于“送”与“宋”谐音,老婆是管他不住的。要能管住,也不会一喝20多年了。见他老婆就是不去,嬉皮笑脸道:“你不去我去。我自己去行了吧。”竟然不顾脑袋刚刚硬过,毅然决然走出病房,踏上了他的买酒之路。他这么一去,勾起、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望着他走出病房的背影,这一瞬间我忽然很想知道,这个最后一次喝酒的人,这个无论如何也要再喝最后一次酒的人,等会儿回来的时候,会提回来一瓶什么样的酒。

大约半个小时,谜底揭开了。沽酒而归的张三,一手掐着一瓶酒,一手提着三个塑料兜。三个塑料兜里,分别是一兜猪肉,一兜花生米,还有一兜拌菠菜,都是下酒的好菜。而一只手指着的,则是一瓶黄铁盒的宋河粮液。

张三,是这样喝酒的。因为是在病房里,所以只能因陋就简。他将一张报纸铺在病床上,再把仁菜摊放在报纸上。本来他自带的有水杯,但因那杯里泡的有茶,且茶水颜色还有点黄,他想了想没舍得倒,便将刷牙杯子当酒杯,“咕咕咚咚”倒了一杯酒。那刷牙杯,也是他从家自带的,是个带把儿的绿塑料杯,看着不起眼,倒完了才发现它竟能装半斤酒。然后,张三就像个弥勒佛似的,在床当间盘腿一坐,左手握杯,右手拿一双一次性筷子,开始了他与酒的——与其说是告别,还不如说是拥抱。

一点儿不错,我要用的就是这个词——拥抱。这时的张三,已住院半月之久,也就是说已有半月没闻见酒味了,因此我看到,他的喝酒过程,几乎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拥抱过程。只见他,先是小啜一口,并且响亮地吧唧了几下嘴,像是在品咂、品味着酒香。这,很像是见到一个久别的情人,先是试探性地拉了拉她的手。接着,很突兀地,举杯、扬脖猛饮了一大口,那一口几乎下去一两酒。就仿佛突然间、猛一把,将那情人拉进了怀中。其突然,其迅猛,令我几乎听到了一个女性



作家们正在了解酒的制作工艺。 记者 张翼飞 图

音,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将“送河”改为“宋河”,流传至今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枣集镇仍有张家、闫家、杨家、王家、赵家等大小作坊28家,其中光张氏酒坊就有10余家。酿酒业使当地经济富甲一方。可以想象到,当时的小镇,民风古朴,热情好客,在四处飘荡着酒香的大街小巷,三五好友相聚,亲朋邻里聚餐,喝着枣集自酿的美酒,聊天叙旧,一派祥和。到了1968年,鹿邑县在原来私人作坊的基础上,着手组建了国营鹿邑酒厂——这就是宋河酒业的前身。

曾经,鹿邑酒厂生产的鹿邑大曲,在中原风靡数十载,伴随着国家的改革与发展,也一天天长大,成为如今白酒行业一颗灿烂的明星。

压低的惊呼。再接着,便开始了迫不及待、狂风暴雨的亲吻。也就是,一口酒一口肉的,大刀阔斧、大开大阖地正式吃喝。而这一步,给我的最大感受,就是有力、有速度,不仅看得我眼花缭乱,而且看得我目瞪口呆。这时候,实际上正值中午饭。就在张三喝酒吃肉的当儿,我也在吃着家里送来的包子。而我的包子才吃了一个,第二个还没吃完,他就已经将半斤酒三个菜一扫而光。

接下来,张三进入了我最受用的时光。这货,就像他的刷牙杯一样,看着不起眼,没想到却是那么的能装酒。一杯喝完了,他还想再倒一杯。也就是把瓶里的酒全喝了。虽经他老婆大声叫喝和奋力抢夺,他还是又倒了大半杯。这时,他显然已经进入微晕状态。从这儿开始,他的喝酒速度完全缓和下来,不再连三赶四,不再大口猛灌,也不再吃任何东西。而是朝床头被子上一靠,并把被子调整到最舒适的角度,双手抱着那半杯酒,就像冬天里抱着个暖水袋,停半天,喝一口,停半天,喝一口。一边慢条斯理、细吹细打地喝着,一边与我们聊着不痛不痒的闲天。其情景,就仿佛激情过后的、温情脉脉的爱抚和回味。那一刻,就连在一旁看着的我,都不禁暗自感慨:“享受啊!真享受啊!”而享受着这一时刻的张三,一扫脑梗病人的苦恼、抑郁、沮丧和愤懑,面目神情那么安详,那么惬意,那么陶醉,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满足和喜悦。而且,我惊讶地发现,他这时候说话也不结巴、不哆嗦了,口齿伶俐,吐字清晰,语言既连贯又流畅,就像说快板书唱二人转的一样。望着他的这种变化,一时间我甚至怀疑,那个让他戒酒的医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

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中,我问了那个我一直关心的问题。我指着宋河酒的黄铁盒:“你这个酒哪儿买的?”张三说在医院对面的超市里。超市里,你知道,一架架一排排的都是酒,而且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,要

在宋河酒业,大家坐在一起品尝宋河酒的时候,我不禁感叹:酒杯中,这白色的液体,醇厚甘冽的口感背后,体现的是,中原两千年间人们的生活史,也是老子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创立的灿烂文化之精髓。

什么酒有什么酒。而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:“你在那么多酒中,最终拿了哪个酒。是特意挑的,还是随便拿的?”要知道,这也许真是张三在这世上喝的最后一瓶酒。我太想太想知道,是什么样的缘由和情感,使得他选择了这瓶酒。

没想到,这一问,竟令张三愣了愣。就仿佛,他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。寻思了一会儿,他才说:“实际上,也不是特意挑的,也不是随便拿的。”他之所以放着那么多酒不拿,单单拿了这瓶酒,应该说完全是——用他的说法——“一种习惯”。

为啥这么说呢?张三说,因为他结婚的时候,用的就是宋河酒。那时间,郑州正兴喝宋河,人们办事待客啥的,用的都是这个酒。而他,纯粹是随大溜,便也用了这个酒。后来他生孩子、做满月。用啥酒呢?想到结婚时用的宋河酒,亲朋好友喝了都说这酒中,当时皆大欢喜的场面至今还在记忆中,走三家不如守一家,便仍沿用了这个酒。就这样,一回生,二回熟,三回就是好朋友,这个宋河酒成了他人生的知交和莫逆。再后来,他的父母过六十大寿,他的孩子考上重点中学,他的国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,他的河南老乡刘洋飞向了太空……几乎每一个对他有意义的,需要把酒当歌高兴一番的日子,喝啥酒呢?受了!完全是习惯使然,自然而然,他都会掐上几瓶宋河。这种选择,完全是不由自主、不假思索的,就仿佛鬼使神差一般,就仿佛别无选择一般。

当然,张三说,宋河是好酒,他两口都是下岗工人,他现在在一个工程队开铲车,他老婆给交警当协管员,他平时是喝不起这么好的酒的,他平时喝的都是最低廉的“老村长”。只有在最值得铭记、值得纪念、值得庆贺的日子里,他说,他才让自己喝一回这样的好酒。实际上,即使是在这种日子里,他喝的也是那种红纸盒的宋河,而不是这种黄铁盒的。那种要比这种黄铁盒的便宜得多。而今几个,他笑道,不是最后一回了么。对于一个喝宋河的人,这种奢侈的黄铁盒,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——他说——是最后一回了,他说什么也要把这梦想变成现实。说着,他双手握杯,又啜了一口酒。并且,一边慢慢、细细啜摸着酒,一边用叹息般的声音说了声:“好酒!”



复原的老子故居。 记者 张翼飞 图

## 张三的告别酒

□陈铁军

去年夏天,我因脑梗住进医院。同病房还有个病人,也是脑梗,此人就是张三。张三比我来得早,病情也比我严重,据说送进来时嘴都是歪的,而且已经不会说话。后来通过打点滴和扎针灸,治得差不多了。到我进来的时候,不仅歪嘴正了过来,而且又能张嘴说话了。只是说话声音还有些呜呜噜噜的,就好像在为人们现场表演,什么叫做吐字不清和语焉不详。

这个张三——据他老婆说特别爱喝酒。当时他还不到40岁,却已经喝了20多年的酒。等于十几岁,别人还在儿童团站岗放哨,他就开始喝酒了。到40岁时已经喝得,按着他老婆的说法,如果这天到晚饭时还没喝酒,两手拿着报纸看报时,就能把报纸看得“哗啦啦”响。这次,因为病成这样了,医生严肃劝诫他,无论如何不能再喝了。而且威胁道:“再喝不给你治了。”而他,也很听话地接受了医生的劝告,真的准备按医嘱戒酒了。不过,他这个人好玩就好玩在,戒酒就戒酒呗,你直接戒了不就完了么,他不,他还要搞个仪式。具体地说,就是最后再喝一次酒,与20多年的酒生生涯告上一别。